

# 文物藏神韵 春启龙抬头

杨晓姝  
文图

农历二月二，俗称“龙抬头”。此时春回大地，万物复苏，这一绵延千年的民俗佳节，凝结着上古先民观天象、顺农时的生存智慧，亦是华夏农耕文明的重要文化表征。仲春时节，东方苍龙七宿之角宿跃出地平线，恰似巨龙昂首苏醒，天地阳气升腾，草木破土萌发，正是春耕、备耕的黄金时节。

《周易·乾卦》有云：“见龙在田，天下文明。”古人顺应天时、深耕农事，敬龙祈雨，期盼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。元代熊梦祥所著《析津志》，为史料中最早明确记载“龙抬头”节俗的典籍。至明代，民间引龙回、剃龙头等习俗日渐盛行。历经千年传承，二月二龙抬头终成全民祈福纳祥、启运迎新的民俗盛典。而这一古老习俗的文化根源，皆能在山西博物院的馆藏文物中，寻得鲜活珍贵的实物实证。

1984年出土于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彩绘蟠龙盘，距今四千余年，系上古高等级祭祀礼器，亦是目前中原地区所见最早的龙形象实物。器物敞口折腹、平底规整，陶质温润古朴。盘内壁以红白色彩绘蟠龙，龙身盘曲遒劲，鳞纹细密有致；龙首敦厚威仪，口衔嘉禾，集蛇躯之形与神兽之象于一体，神韵沉稳肃穆。此器仅出土于陶寺王级大墓，足见其地位尊崇、意义非凡。

上古先民敬畏天地、崇信龙灵，以蟠龙为沟通天地先祖的通灵图腾，借这件礼器祈风雨和顺、盼五谷丰登。陶寺先民观天象、定农时、敬龙祈丰的初心，与二月二龙抬头敬龙纳福、期盼丰年的核心内涵，跨越数千年时空高度契合，尽显华夏文明源头根脉的深厚底蕴。

商代青铜龙形觥，是山西博物院最负盛名的镇馆重器之一，更是商代北方方国文明与龙文化交融的稀世珍品。这件出土于吕梁石楼的青铜重器，造型独特、工艺精湛，整体作龙形之姿，龙首昂扬挺拔，双目有神、齿角分明，气势雄浑庄重。器身纹饰细腻精美，龙纹与鬣纹相映成趣，线条流畅灵动，尽显商代青铜铸造的高超技艺。

古有龙生于水、司掌风雨、润泽万物之说，商代晋地气候温润、水泽丰茂，先民顺应自然规律，将对天地的敬畏、对农事的期盼，尽数铸于青铜重器之上。龙形觥既是珍贵礼器，更是先民精神信仰的载体，真切印证商周时期，敬龙祈雨、祈福丰年的理念已深



新石器时代·彩绘蟠龙盘



商·龙形觥

植人心，与二月二龙抬头的节俗本源一脉相承。

时光流转，文脉赓续，龙的形象逐渐走出庙堂礼器，融入人间烟火。山西博物院珍藏的明清琉璃龙纹构件，便是龙文化走向民间的生动见证。琉璃质地莹润，龙纹雄健灵动、气韵鲜活，或昂首向天镇宅驱邪，或身姿祥和纳吉护安，多用于晋地古建屋脊檐角，承载着百姓期盼家宅安康、国泰民安的美好心愿。其吉祥寓意与二月二剃龙头启新运、引龙归宅保安康、食龙食纳祥瑞的民间习俗相融共生。自此，龙从高高在上的九天之神，化作守护百姓的一方之灵，龙抬头也从单一的农耕时序，升华为承载民生期许、饱含烟火温情的文化盛典。

从陶寺蟠龙盘的远古图腾，到龙形觥的青铜信仰，再到明清琉璃的民间祥瑞，山西博物院的龙纹文物，串联起二月二龙抬头清晰完整的文化脉络。器以藏礼，文以传情，文物镌刻千年龙韵，节俗传承华夏根脉，让千年民俗有据可依，让古老文明薪火不息。



明·龙形琉璃垂兽



清·龙穿花卉纹琉璃脊饰

万物

## 春来荠菜香

文悦



春风解冻，田埂溪头，一丛丛嫩绿可人的荠菜便领先众蔬，成为初春第一鲜。

荠菜是双子叶十字花科植物，生命力极顽强，任何田间、小沟等贫瘠的环境都能生长，在全国各地都有分布。荠菜入典籍，最早可见于《诗经》：“谁谓荼苦，其甘如荠。”先民以荠之甘，喻人心之安，一甜一苦之间，道尽野菜本味。《尔雅》亦载：“荠菜甘，人取其叶作菹及羹亦佳。”寥寥数语，定格它甘美适口、宜羹宜蔬的天性。

在文人笔底，荠菜蕴藏着千年不改的清鲜与风雅。北宋苏东坡是公认的美食大家，他的一首诗里介绍了荠菜，“烂蒸香荠白鱼肥，碎点青蒿凉饼滑”，肥肥的白鱼与新鲜的荠菜一起蒸着吃，把荠菜切碎和面烙饼，滑嫩鲜美。南宋陆游更是荠菜的铁杆粉丝，专门写过《食荠》：“日日思归饱蕨薇，春来荠美忽忘归。”还曾直言“残雪初消荠满园，糝羹珍美胜羔豚”，一碗荠羹，胜却珍馐无数。

初春食荠，贵在一“鲜”字。荠菜有多种做法，或凉拌、或清炒、或做羹、或入馅包饺子等等。还可以掺进玉米面里，玉米的黄，荠菜的绿，揉在一起，做成窝窝。最大众的吃法应是荠菜饺子，焯过水，剁碎淋油，拌上鸡蛋、粉条，有时候再搁点豆腐粒，待一盘热气腾腾的荠菜水饺摆上餐桌，荠菜的清香、鸡蛋的绵软、粉条的筋道、豆腐的软糯，感觉把整个春天都浓缩到了这道美食。

荠菜在古代有个很特别的名字叫“护生草”。传说神农尝百草时，发现荠菜不仅无毒，还能解百毒，因此其被视为“护生”的灵草。民间有“三月三，荠菜赛灵丹”的说法。古人认为，农历三月初三采摘的荠菜药效最好，常用来煮鸡蛋吃，寓意祛病消灾、平安健康。荠菜是一种从初春一直被人们吃到暮春的野菜，食用和药用价值都很高，这可能是它深受欢迎的原因。

时序轮回，春风又至，不妨走进田野，撷一把野荠，煮一碟清鲜，来一场春之约。

收藏

## 珍贵的手绘贺卡

刘伟文/图

我曾做过几年编辑，负责漫画版面，因而与全国各地的许多漫画家建立了联系。每到岁末年初，总会收到漫友们寄来的大量新年贺卡。礼尚往来，我也几乎都会购置贺卡一一回复，算下来虽是一笔不小的开销，但这份情谊远非金钱所能衡量。

如今投稿多用电子邮件，便捷快速；而在过去，大家多是邮寄原作，信里总少不了寒暄与畅谈。一来二去，编者与读者的交流越发深入，关系也愈发亲近。后来流行发短信问候，到如今基本都通过微信传递祝福，效率高了，成本也低了，然而彼此的距离，似乎也远了。近年中国邮政推出书画家个性化明信片，我每年都会定制一款。新年到来时，照例给漫画界的朋友们寄上一份祝福，道一声“新年快乐”。

同时，作为一名漫画作者，我也

会向有联系的漫画前辈寄去贺卡，表达一位普通作者对老师的敬意与问候。深知他们接触的读者众多，事务繁忙，若要一一回复，实属不易，因此从未期待过回复。但有几位老师，堪称漫画界的大师，却几乎总会及时回寄贺卡，令人意外又感动。其中，王复羊老师寄来的贺卡最多。

早期我常向《北京晚报》的“刺儿梅”专栏投稿，那时作品尚不成熟。王复羊老师收到来稿后，除了刊用并寄送样报外，总会将未采用的稿件退回，并且不厌其烦地附上修改意见，指出问题所在。这对我的提高帮助极大。还有几位老师也曾如此悉心指点，让我后来投稿的命中率大大提升。可以说，点滴进步之中，都凝结着老师们的心血与关怀。

1995年适逢猪年，我欣喜地收



王复羊老师给作者寄的手绘贺卡

到了王复羊老师寄来的一张手绘贺卡。明信片大小的卡片上，一只活泼可爱的小猪跃然纸上，身上还贴有一小片红纸，上书一个“福”字，右侧角落盖有钤印。贺卡制作极为精巧，我喜爱不已，珍藏至今已近三十载。前些时候，有位搞收藏的朋友想高价收走，被我婉言谢绝。这张小小的贺卡，于我而言意义非凡，无比珍贵。

每每见到它，便不由得深深怀念起王复羊老师。